

谈艺录

我笔下的女性意蕴

何家英

在中外美术史中,女性形象是贯穿绘画艺术的永恒主题,也是包括我在内的不少画家毕生创作的题材。很多读者把我当成了女画家,毕竟我画了那么多女性题材作品,深受观众喜爱,相应地就很容易引起人们误会。

作为一名男性画家,我为何喜欢画女性?其实,男性画家在女性题材创作方面有着一定优势。男性更懂得欣赏女性的美,其笔下女性呈现出不同的气质和审美效果。女性特别是青年女性被视为高洁的象征,男性画家在塑造女性角色时追求的也是这种高洁的艺术表现。古希腊的女性雕像、文艺复兴时期的圣母像等,无一不是对女性高洁气质的赞美和颂扬,并成为世界艺术史中的经典符号,而这些作品的作者几乎都是男性。虽然在现实生活中,未必每位女性都完美无瑕,但对艺术家来说,表现女性圣洁品质是一种理想,这促使女性题材美术创作长盛不衰。

女性另外一个重要特质是具有诗性之美。古今诗词中,有大量描写女性的内容,特别是她们身上具有的哀婉情思,更是诗词中最具穿透力的情感表达,最易触动人们内心。同时,女性对待生活的态度本身就具有一种诗性之美。许多女性喜欢追求情调。情调衍漾为情致,情致沉沦为情境。她们优雅的举止、脱俗的气质、对生活之美的极致追求等,便常常呈现出不可名状的美感以及引人入胜的审美意境。这都大大激发着艺术家的创作灵感。

传统中国人物画讲究“形神兼备”。不少人物画家创作时常超越表象,为画面注入许多内心情愫。对女性的艺术表现,要避免落入俗套的美女画和小女子般娇柔纤弱之感,因此表现女性美的同时重在表现女性的品质和力量,于柔美中显刚毅,平凡中见诗性。这



些恰恰是我创作女性题材的主导思想。在数十年创作中,我笔下的女性形象丰富多彩,从山野村姑到都市少女,从工笔画到写意画,每一位女性形象无不于质朴中显露出高洁与诗性的特质。《十九秋》《酸葡萄》《秋冥》《朝·露·桑》《舞之憩》等中国画作品中的女性,既充满真实的生活气息,又彰显生命的美和神圣。这些女性形象,也是时代的写照。比如,我于上世纪80年代创作的《十九秋》,表现了一位经历十九载春秋的农村少女对今后命运

的希冀。与其说我表现了画中人面对未来的憧憬与期许,不如说作品给观众提供了一个时代的叩问——在改革开放初期,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关心的问题。《十九秋》是当时中国农村改天换地的真实写照,却用诗化的抒情手法呈现出来,少了一份说教,多了一种意境,意境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内涵,呈现了那个时代变迁的精神维度。之后创作的《秋冥》,是对新时期青春少女的灵魂与宇宙天体冥合的生命状态的展现。画中团坐的清纯少女代表了那些有梦女性的一种诗性情态,其冥想的思绪融化在湛蓝的天空中,是对人的生命状态的一次诗性表达。当然,对女性的认识远不止于这些特质,这只是一种类型的选择。

自打我们一出生,接触到的第一个女性就是自己的母亲。她们辛劳一生,把儿女拉扯成人,奉献着世界上最真诚的爱。平凡而伟大的她们,是最值得赞美的女性。我在农村看到不同年龄的母亲奉献着她们无私的爱,所以创作了《街道主任》《米脂的婆姨》以及许多饱经沧桑的母亲形象,她们脸上的皱纹是岁月的年轮。后来我又创作了《杨开慧》(见左图),突破概念化的英雄形象刻画,通过描绘杨开慧一边哺乳一边工作的场景,纪念这位伟大的母亲和共产党员。前几年,我带领年轻画家们历经3年采风,集体创作了一幅名为《双喜临门——塔吉克婚礼》的鸿篇巨制,表现新时代塔吉克人结婚的喜庆场景,把小家庭的美满幸福与祖国的繁荣昌盛紧密联系在一起。画中刻画了很多不同年龄、不同身份的女性,她们自信从容,彰显了新时代女性风采。

作为中外艺术史上极具生命力的审美对象,女性形象成为人类理解生命、认识生活、塑造知识的智慧载体。当下,女性的美已经不停留在传统意义上的审美状态,而是多元个性与思想的交织,其呈现出的丰富多彩的生命状态,折射出新时代女性的崭新风貌和时代精神,值得我们去挖掘、去表现。让我们继续以真诚之笔,为历史留下这个时代最美好、最真实的画卷。

(作者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)

“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,每一位妇女都是主角!”从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到全球妇女峰会,30多年来中国妇女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、发生历史性变革,“与时代同行”成为最生动的注脚。在革命建设改革潮头、乡村全面振兴一线、科技创新战场、文艺创作前沿……一代代女性以前所未有的自信与激情,凝聚巾帼力量,激荡家国梦想。

本版特约5位活跃在一线的人大代表、专家学者,结合自身实践与观察,展现履职尽责担当,阐释女性形象的美感,解析女性艺术的温度,体悟女性学者的智慧,勾勒女性从“被凝视”到“自我定义”的主体形象构建,彰显新时代女性的理想与信念、精神与境界。

——编者

我们与时代同行

“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。”近年来,我一直关注着乡村建设发展,并牵头协调实施广东省“双百行动”,对如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感触颇深。乡村全面振兴,不仅要塑形,更要铸魂。让美术设计与乡村建设深度融合,以审美力激活乡村资源、滋养乡土文脉,正成为助推乡村由表及里、形神兼备全面提升的有效路径。

当下,我国乡村建设在人居环境整治、基础设施建设和风貌提升等方面成效显著,但仍有一些不足。部分乡村在规划建设,由于缺乏对本土文化的深度挖掘和对美学规律的精准把握,或简单套用城市模式,或盲目追求整齐划一,呈现“同质化”“旅游化”等倾向,失去了应有的韵味和特色。这本质上是审美力不足导致的“模仿惰性”——因缺乏独立审美判断而盲目跟风。乡村产业发展中,也有不少优质农产品、传统手工艺因品牌建设薄弱、设计赋能不足,难以将文化优势转化为价值优势。同时,乡村美育资源亟待发掘,特别是偏远地区,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成为短板,制约着乡村的内生力。这些问题的存在,一定程度上均源于审美力的缺失,根本原因在于美术设计嵌入乡村发展链条不够深。

破解上述问题的关键,在于发挥美术设计基础性、先导性的力量,推动构建“艺术赋能—产业升级—文化传承—生态优化”全链条发展模式,让美术设计成为激活资源、富民惠民的“金钥匙”。从“输血”角度而言,打造“现象级”文化赋能工程,引导美术机构和高等院校与地方建立密切合作关系,为乡村提供规划、设计、建设、管理和运营等全流程服务,不失为外部赋能的有效机制。广州美术学院承办的“粤美乡村”风貌设计大赛,该院与广东韶关始兴县携手打造的“周前艺术公社”,正是通过专业力量介入,激活了乡村活力。如今,越来越多美术专业团体、艺术院校将科研、教学和艺术实践与乡村发展需求紧密结合,以品牌塑造赋能乡村产业振兴,将“土特产”转化为“金名片”。

从“造血”角度而言,需要以美育普及培育乡村文化。乡村美育功在当代,利在千秋,它不是简单的技能传授,而是审美情趣的培养、文化认同的塑造和创新思维的启迪。推动优质美育资源下沉,尤其是重点培育乡村教师、文化能人、返乡青年等群体的审美能力,使他们成为播撒审美火种的“美育乡贤”,以点带面提升乡村整体审美力,不失为内部激活的务实举措。同时,还要善于利用乡村文化设施,让艺术展览、文化讲座、非遗体验成为村民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,激发村民对美的感知与创造。

在这一过程中,广大美术工作者尤其是我们女性艺术家和志愿者,以独特的视角、细腻的情感、执着的坚守、对生活的敏锐感知以及共情力,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从深入边远地区开展儿童公益美育,到活跃在田间地头进行采风创作,她们用温润的笔触描绘时代变迁,用爱心点亮孩子梦想,用专业传承文化根脉,以柔性力量为乡村美育注入持久活力。

需要明确,文艺赋能乡村是一项涵养人心、激发内力的长远工程,它要求我们将“大美术”视野和“大美育”理念深度融入乡村规划建设、产业发展、文化传承、生态保护的全链条,让审美力成为驱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变量。唯有如此,方能实现乡村从“外在美”到“内在美”、从“一时美”到“持久美”的深刻蝶变,绘就美美与共、美美与共的乡村全面振兴壮美画卷。

(作者为全国人大代表、广州美术学院党委书记)



在时代沃土中芬芳绽放

徐莲

时代的春风,为女性艺术家铺就了深耕创作、绽放自我的广阔舞台。今天的中国女性艺术家,以如椽画笔描绘山河巨变,城乡日新的壮阔美景,也静心捕捉一草一木、人间烟火的勃勃生机。她们将自我的完善、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艺术的不懈探索,作为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,在时代的沃土中扎根生长、芬芳绽放。

坚守率性天真的个性本源,追求艺术表达的独特风格,是当代女性艺术家最鲜明的创作底色。她们不被传统范式束缚,在笔墨、色彩与材质的碰撞中,淬炼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。90岁高龄的何韵兰,始终保持对艺术探索的热忱,晚年毅然转向综合材料创作,更将目光投向对宇宙与自然的深层追问,用多元表达诠释对世界的热爱与思考。耄耋之年的陈雅丹,以赤子之心,真诚描绘所见、所感,也因此她与笔下少女一样年轻。闫平以奔放浓烈的色彩、灵动洒脱的笔触,构建起独树一帜的诗性表现主义风格。潘缨从不故步自封,纸本水墨的持续探索,以精微的技法、空灵的格调,尽显东方文化的深邃与温润。王德芳从传统中汲取笔墨技法,从生活中寻找创作灵感,无论飞翎狸猫抑或瓜果蔬菜,重在托物言志,每每格调清新。申卉则率以率直天真的艺术个性,追求写意人物画的语言革新……每一位女性艺术家都以鲜明的个性,丰富着当代艺术的多元图景。

时代发展的丰厚馈赠,尤其是北京世妇会30多年来中国女性事业的全面发展,赋予女性艺术家更大的创造可能。她们从不自我设限,纵情挥笔,写下属于时代也属于自己的山河壮阔。山水画家张弛,便是其中代表。为了捕捉真实的自然与人文之美,她遍游名山大川,在山河湖海间汲取灵感;更远处南极,直面冰天雪地的雄奇壮阔,用画笔定格极地的纯净与磅礴。她为上海世界会客厅创作《苏河春晓》,为上海西岸国际会展中心创作《浦江春色》(见上图),既有山水的雄浑气势,又有城市的灵动生机,将申城的时代风貌与人文底蕴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扎根现实、致敬平凡,将社会责任作为自觉追求,是当代女性艺术家的另一重担当。李传真20多年来持续将画笔伸向建筑工地、工人宿舍等,把真实的人生故事留在画布深处。安佳近年来创作的高原人物写意传神,是她多次深入青藏高原的创作成果……驾驭大题材、大尺幅不再是男性的特权,她们打破性别偏见,跳出画室的小天地,将目光投向广阔的生活现场,用画笔为普通人立传、为时代写真,在无关乎性别差异的艺术表达中,传递人文温度与时代力量。

青年女性艺术家的率性成长,为当代艺术注入了新鲜活力。康蕾坚守学院派创作根基,在具象创作中融入当代观念。任赛深耕山水画创作,笔下山河既有古典韵味,又有时代气息。罗玉鑫一直关注生态主题,自2020年起聚焦濒临灭绝的动物创作了《家园》《无忧之地》等作品,《休戚与共》获第十四届全国美展金奖。这些青年艺术家以蓬勃的朝气,在艺术道路上稳步前行,成为当代女性艺术创作的新生力量。

不止于个人创作的深耕,当代女性艺术家更主动承担社会责任,以组织、引领、协作的姿态,推动艺术生态繁荣发展。林蓝身兼数职连续多年带领广东艺术家开展“绿美广东”“金色湾区”等主题性创作,并在三年时间里深入全省21个地市实施“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”主题实践活动。谢晓虹履职湖北省美术学院院长,深耕艺术创作、人才培养与学术建设,带领团队打造湖北美术特色品牌。李青稞、王易竟则承担起省级美协主席的职责,牵头组织各类活动,凝聚全省艺术力量,推动区域美术事业高质量发展。

“我渴望用画笔,为这崭新的时代留下永恒的形象,表现心中所映照的华光世界!”这不仅是张弛的创作心声,更是当代中国女性艺术家的共同追求。她们在时代的沃土中,用艺术吟唱美好,照亮世界,绽放出愈发璀璨的光芒,抒写着不受限于性别、不局限于单一角色的人生华章。

(作者为中国女画家协会会长)

母亲那代人,并没有什么西方女性主义的概念,但是她们在新中国教育下,懂得男女平等。我的母亲奚静之保送至上海华东师大时,正值新中国创立初期。她和父亲邵大箴一样,都是第一代被国家派往苏联留学的学生。他们在苏联最高美术学院——列宾美术学院学习美术史,回国后都成了美术史家。

小时候,我喜欢翻看他们年轻时的照片:在苏联上课,去乡下考古,于节日联欢……母亲有个保留节目是《打渔杀家》片段。她穿着传统戏服,化着简单戏妆,边舞边唱,真是美极了。母亲最喜欢的一张照片是王琦先生抓拍的,是她和父亲在香山撰写西方美术史教材时的合影,这张照片后来就用作他们的结婚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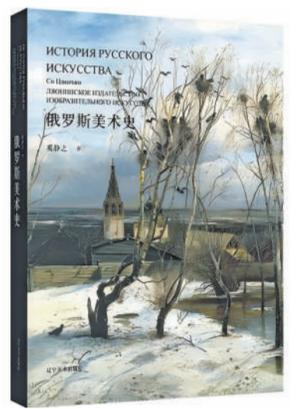
我还喜欢翻家里摆放的那些西方艺术史画册,也爱听父母讲希腊神话的故事。我最喜欢看画册中的风景、神话,特别是乔尔乔内画的《沉睡的维纳斯》,也最害怕翻到美杜莎那一页。母亲说,你喜欢看这些画,以后就学美术史吧。我那时可不想学这个专业,觉得学美术史太苦了,父母总是在看书、备课、写作,很少有时间带我出去玩儿。没想到最终我也变成他们那样,还真喜欢这个专业。

后来我理解,他们赶稿子,也是在追赶时间。他们回国后,赶上三年困难时期,后来下乡受过很多苦,被耽误了不止10年。在学校分配的两间小平房里,父母合作完成了《欧洲绘画史》,母亲还独自撰写了《俄罗斯苏联美术史》《俄国巡回展览画派》和《俄罗斯美术史》,为中国的世界美术史研究填补了关键空白。她的学术成就获得了俄罗斯最高艺术

机构的认可。1995年,母亲荣获俄罗斯艺术学院首次授予中国学者的“学术成果及文化交流贡献奖”。我还记得颁奖典礼上,当母亲在台上用流利的俄语致答谢辞时,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女士悄声议论,说我母亲看上去很年轻,保养得真好。其实我知道,母亲生活极其朴素,没有什么化妆品,她保持年轻的最好

静水深流

邵亦杨



方式,就是对自己专业的热爱。她一直很纯粹地做自己喜欢的事。1999年,她荣获俄罗斯联邦普希金奖章,被聘为列宾美术学院名誉教授。

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美术史家,父母的工作很具开创性。1960年从苏联艺术史研究回来后,母亲就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(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前

身)工作,父亲被分配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。那时候,中国刚刚有美术史这个专业。母亲清醒认识到,中国工艺美术界也要有专业的理论队伍和学术期刊。在她的努力下,《装饰》杂志于1980年复刊。1983年,在院长张仃鼓励下,母亲起草报告,又到教育部和文化部的各个部门审批盖章,终于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建立了工艺美术史论系,这是全国第一个工艺美术史论专业系,也是除中央美术学院外,全国第二个可以招收本科生的专业艺术史论系。母亲担任第一届系主任。这以后她更忙了。除了繁重的行政工作,她还开设了欧洲艺术史、俄罗斯艺术史、艺术理论等很多课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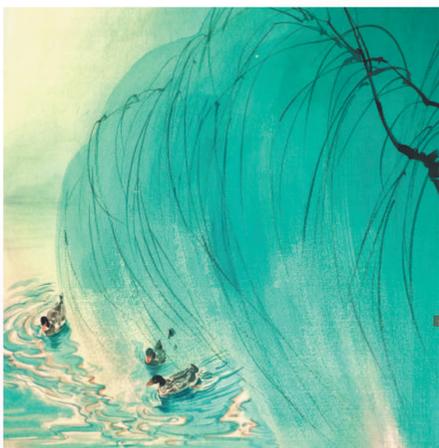
那时候坐公交车太挤,母亲就改成骑自行车上班,有一次竟然累得骑着车睡着了,从车上摔了下来。这个累人的工作,母亲一直干到1996年。2023年,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成立40周年活动中,88岁的母亲深情回顾了张仃先生的贡献,表达了对艺术史论系的深深牵挂。

母亲常提起俄国艺术家穆希娜,她是俄国最杰出的女艺术家。母亲用很长时间翻译了《穆希娜论艺术》,并在2013年出版。她又重新编辑增补了《俄罗斯美术史》(书影见左上图),于2019年出版。母亲常说,她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听后来留学俄罗斯的学生们说,她写的书对他们很有用。时光荏苒,静水深流。转瞬之间我的母亲奚静之已至鲐背之年。我很自豪有这样一位母亲,也很自豪她是我们艺术史研究的前辈。

(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)

策展传递“她力量”

裔菁



奇·库莱格、克里斯蒂娜·马塞尔等女性策展人,不断为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带来新活力。

与男性策展人相比,女性策展人在实践中呈现出细腻

而坚韧的专业气质。她们擅长以温润而富有层次的叙事方式,在作品与观众间建立更具温度的精神连接。同时,她们善于钩沉发微,挖掘被主流艺术史忽略的艺术家,尤其是女性艺术家。比如,2022年,塞西莉亚·阿莱马尼担任第五十九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总策展人,女性策展艺术家占比约九成,在双年展历史上可谓史无前例。

在策展伦理层面,女性策展人更强调关怀与包容,以温和而坚定的姿态介入社会议题,强调艺术对心灵的慰藉。比如2012年由卡罗琳·克利苏奈·巴卡娅美执掌的第十三届卡塞尔文献展,以“崩溃与重建”直面战争创伤和全球危机,强化艺术的疗愈作用。今年的第六十一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总策展人科约·库奥,是双年展历史上首位非洲女性总策展人,她生前拟定展览主题“小调”,源自音乐领域,指带有柔和和、含蓄色彩的调式,与大调的明亮、欢快迥然不同。以此为题,旨在让人们通过艺术静观内省,让身体等等灵魂。

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,女性策展人的崛起均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。她们改写了长期由单一性别主导的展览机制与学术评判体系;她们持续打捞被遮蔽的艺术史,使艺术史更趋完整与真实;她们确立了共情、尊重、联结与平等为内核的当代策展新伦理,为艺术注入更多人文温度和诗意色彩。如今,当我们走进一座座美术馆与展览现场,便能清晰感受到一股温柔而坚定的力量,正在重塑艺术的格局与未来。这不仅是女性的力量,更是整个艺术界向前进的希望与荣光。

(作者为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)

左上图为高毅中国画《二十四节气——惊蛰》。